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 004

——· 写了21年 心血力作 ·——

汪衍振 著

李鸿章发迹史

讲述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”的谋略与细节

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读客



李鸿章发迹史

讲述李鸿章“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”的谋略与细节



汪衍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鸿章发迹史. 下 / 汪衍振著.

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452-0689-0

I. ①李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9187 号

责任编辑: 吴迪

特约编辑: 王楷威

版权提供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

书 名: 李鸿章发迹史. 下

著 者: 汪衍振

出版发行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邮编 20004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689-0

定 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受命查处老熟人 /1

同年六月，朝廷下达新任务，要他跑一趟四川，调查四川总督吴棠被参贪污受贿的案子。

这让李鸿章左右为难，吴棠是他在安徽办团练时期的朋友，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——慈禧当年护送亡父灵柩回籍时还没有得势，吴棠就资助过她，慈禧一直将他视为恩人，掌权后连连提拔，几年时间，吴棠由县令升到四川总督。

面对这位昔日旧友加当下的官场红人，这案子怎么查呢？

第二章 恭亲王点拨李鸿章 /25

李鸿章忙答道：“谢王爷抬举。西洋皮酒下官在上海时喝过几次，味道有些怪怪的，挺打鼻子。下官这次进京，也给王爷捎了个小玩意，等一会儿，下官着人去贤良寺拿过来。”

第三章 五十二岁成百官之首！ /46

众所周知，大清开国以来，文华殿大学士一直是满缺，是真正的满汉各官之首。按大清官制，汉员最高只能授武英殿大学士，而武英殿大学士地位又永远排在文华殿大学士之后。如今，这顶满人专有的桂冠，忽然间落在了一位汉员的头上，不仅李鸿章本人不敢相信，连各地督抚，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怀疑是军机章京誊错了稿子。

第四章 有人想整死李鸿章 /71

李鸿章无心在京里居住，连夜出城赶往保定。坐在车里，他只觉一股寒意阵阵向他袭来。

第五章 慈禧说：“签约都让李鸿章去！” /97

慈禧太后不只一次在人前叹息：“总算祖宗有灵，曾国藩之后有个李鸿章！”

第六章 被骂了整整三个月， 也默默忍了三个月 /124

骂声整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，李鸿章在保定默默忍受了三个月。在这三个月里，他虽每日仍到签押房去办理公务，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等着革职拿问的圣谕到来。他明白，这次的替罪羊，他大概是当定了，否则朝廷便无法跟百官解释清楚，也无法平息这场声讨风波。

李鸿章在等圣旨的这几个月里，原本才花白的胡须，现已彻底白了，花白的头发亦已白了大半。

第七章 当好替罪羊是门学问 /152

李鸿章接到革职留任的圣旨后，整整一天没吃没喝。

他把自己关在行馆的书房里，一直呆呆地坐着。属员有公事要回，他不见；幕僚想同他说句话，他让门外的侍卫挡驾；连盛宣怀和小红想安慰他几句，他也不见。

小红急得在卧房里直哭，盛宣怀急得在书房外面走来走去。

第八章 一千三百多人联名要求 李鸿章下台 /183

5月2日，广东南海举子康有为，联合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，联名上书光绪帝，请求拒绝此条约，要求下旨将李鸿章速速京师斩首。很快，各省督抚也纷纷上折，提出“请诛议和之人以谢国”。

李鸿章尚在回国途中，却已经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。

第九章 七十七岁东山再起 /211

庆亲王悄悄对李鸿章说：“有些人不想休致，但朝廷要勒令他休致；你李少荃想休致，太后可不能随便允准。何也？你是文华殿大学士，又赏有三眼花翎，太后还要你表率百官呢！”

附录 /234

第一章 受命查处老熟人



犯事官员走后门

同治八年（公元1869年）二月，四十七岁的李鸿章升任湖广总督、协办大学士。同年六月，朝廷下达新任务，要他跑一趟四川，调查四川总督吴棠被参贪污受贿的案子。

这让李鸿章左右为难，吴棠是他在安徽办团练时期的朋友，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——慈禧当年护送亡父灵柩回籍时还没有得势，吴棠就资助过她，慈禧一直将他视为恩人，掌权后刻意提拔，几年时间，吴棠便飞黄腾达，由县令升到四川总督。

面对这位昔日旧友加当下的官场红人，这案子怎么查呢？李鸿章想来想去，决定拖延一段时间再说。到了8月初，朝廷见李鸿章还没有动身，就催他立即出发。李鸿章知道不能再拖了，于是安排下属官员许铃身先行入川，探一探情况，不久，自己也启程进入了四川。

这天夜里，成都突起大雾，李鸿章没有出门，晚饭过后休息了片刻，就倚着床头在灯下翻阅《汉书》，许铃身一闪身走了进来，躬身道：“大人，门外来了一人，说是您老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说是要见您老一面。下官不敢做主，特来通禀。”

李鸿章一愣，忙问道：“什么口音？”

许铃身道：“听上去，不是本地口音。像是京城人，又多少夹杂着些皖南腔。”

李鸿章披衣下床道：“你让他进来吧。说不定真是合肥来的老亲呢。”许铃身答应一声走出去，不一刻，一个身材矮胖满脸胡须的人走进门来，扑通跪倒，一边磕头一边把满脸的胡须摘下，口称：“罪臣冒死来见大人。只求大人放过罪臣，罪臣甘愿来生来世变作牛马供大人驱遣，也无半点怨言！”

李鸿章听声音洪亮，很是耳熟，不由走近一步，这才看清，来人是四川总督吴棠。他急忙扶起吴棠，道：“你老哥怎么扮作这副模样进来？这要传出去像什么话呢？你且把胡子戴上，不要让人看破。”

吴棠倒是听话，很快便把胡子安置得妥妥帖帖。

李鸿章看了看，便示意他坐下，随后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！”

一名差官很快走进来。

李鸿章正色道：“本部堂皖南的一个老亲来了，你去沏杯新茶过来。告诉许大人，本部堂不传，不许放人进来。去吧。”

差官答应一声走出去，不一刻便把新茶摆到吴棠的面前，口称：“您老慢用。”之后就退出去。

李鸿章这才小声说道：“你老哥有什么话，现在就讲吧。”

吴棠一听这话，又急忙跪倒：“罪臣冒死前来，不过就是想听大人一句真话，大人想把罪臣怎么办呢？盛贵与张登高两个烂乌龟，他们究竟是怎样同大人讲的？”

李鸿章小声道：“你老哥既然这么讲，老弟也不好再瞒你什么。其实，盛贵与张登高说过什么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老哥你做了什么。老弟奉旨前来，要办的也正是这事。你我同为总督，该回护的地方，老弟自然要回护，但你老哥却必须把实情讲出来。老弟知道了实情，孰轻孰重，自然分得出来。老弟讲的这些，老哥你明白没有？”

吴棠道：“大人容禀。其实罪臣做的这些事情，哪些不是别人做过的呢？”

李鸿章把他扶起来道：“你老哥这么讲话，老弟可不愿听。我们合肥有一句老话，叫做鸡有鸡道，猫有猫道，老鼠自有老鼠的路子。老弟现在就问老哥一句，你老哥此次入川，究竟用了多少夫役？费了多少轿

子？收了多少应酬？像这些原本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你老哥千不该万不该，张扬得这么大！惹得都老爷连上三道参折，你让朝廷怎么办？”

吴棠坐下说道：“大人问起这事，罪臣到现在还在梦中。罪臣的家小，从扬州雇船而来，只是雇了两条大船，八百名夫役，外加二百名轿夫。沿途也只是收了少许的几两应酬，拢起来不到三千两。你说，这算个什么？”

李鸿章笑道：“老弟不想听这些。老弟只想知道，沿途衙门交到老哥手里的应酬究竟是多少？圣旨上说是十几万两，老弟经过一番访查后，得到的却是另外一个数字。老弟一直在想，老哥做的这些，老弟该不该奏给上头呢？”

吴棠急忙道：“大人万莫听那些都老爷胡咧咧，这些人，吃饱了撑的，闲着没事做，就出来琢磨整人。罪臣今儿同大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罪臣打京里出来，进川以后，确是收了几个应酬。大人也是做封疆的人，新官上任，地方上免不了要巴结，他一盆火似地送几个盘缠，做上宪的怎好驳他的情面？收了他的，他自然高兴；不收他的，他就睡不安稳，日夜想着这事，以为要撤他的委。你让罪臣怎么办呢？其实，罪臣又何曾就缺他这几两银子用？无非是让他心安罢了。”

吴棠说着打袖管里摸出一张纸来，往李鸿章的手里递边道：“罪臣一共路过四个州、县，每个州、县都送了罪臣两千两的官银，一共是八千两，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请大人过目。”

李鸿章接过那张单子，用眼扫了扫，随口问道：“川省地处偏远，又连年遭灾，能拿出两千两，已经不少了。这且放在一边。老弟还有一事想向老哥请教，胡军门的驻防一军全行撤散是怎么回事？据老弟所知，川省近来并不安静，常有匪民闹事。老哥撤散防军，这事不是做得糊涂吗？”

吴棠挣起脖子道：“大人，难道这话也是圣旨上说的吗？这可不是冤枉吗？罪臣自到任以来，何曾撤裁过胡军门一兵一卒啊？”

李鸿章反问一句：“你老哥当真没有撤裁过驻防军一兵一卒？”

吴棠想了想，忽然一拍大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罪臣总算想起来了。那还是罪臣刚刚接印的时候，一次去看操，发现驻防军兵勇不整，又虚报过滥，便斥责了胡中和两句，着他把老弱病残裁遣掉，按实在勇

数发饷。大概就是这件事了。”

李鸿章马上问一句：“那胡军门究竟办没办？”

吴棠答道：“办倒是办掉了一些，也不过三五十人的样子。”

李鸿章又问道：“老弟还有一事要请教，参折上还有一款，说你老哥把胡中和的驻防军撤散后，让身边的人另募兵勇为边防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吴棠答道：“这是说的副将衔张祖云。不错，张祖云的确一直跟在老哥身边，但张祖云过去在清、淮、徐、宿屡立战功，原就募有一千名勇丁。罪臣见他老实可靠，又会打仗，故此奏调随老哥入川。他现在在督标营仍是副将，并未将胡中和取而代之。大人如若不信，可着人将他们传来质问。”

李鸿章沉吟了一下，忽然话锋一转道：“老哥讲的这些，与别省大同小异。但老弟想问的是，你老哥到任之后，如何便卖起缺分来？听说，老哥收的银子无处存放，特让首县制办了十二只大木桶用以盛银。老哥做的这些，可是太荒唐了！”

吴棠一听这话，第三次急忙跪倒道：“大人所讲的这些，都是从哪里听来的？罪臣就算混账透顶，也不至于混账到这种程度啊！老哥今儿索性把话说开。不错，老哥是卖过一个缺分，但那个缺分前前后后才到手三千银子，刚抵上罪臣一家大小路上的开销。大人也是久历官场的人，像我们这些做督抚的，哪个不卖个把缺分呢？罪臣一家五十几口，光靠罪臣的那点俸禄和养廉，活得了吗？”

李鸿章站起身走了几步，边走边道：“老弟听来听去，老哥到任以来，其他的事倒没什么打紧，只这卖官鬻爵一项，是朝廷顶顶不能容忍的事情，你老哥偏偏就做了！你让老弟怎么办？不错，黄白之物人人都爱，但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如果都像老哥这样胡闹起来，这大清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”

吴棠一见李鸿章认真起来，登时便磕头如捣蒜，他拖着哭腔道：“罪臣现在真是后悔得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去才好，但求大人能回护一二。罪臣回去后，即着人把卖缺之银全数退将回去，还不行吗？”

李鸿章想了想道：“老哥先起来讲话。”

吴棠道：“大人不答应，罪臣就跪在这里！”

李鸿章不得不把他拉起来道：“你是封疆大吏，朝廷重臣。这个样子，传出去不成体统！”

吴棠这才抹一把泪水重新坐下。

李鸿章坐下说道：“你老哥都卖了几个缺分，收了多少规礼，老弟我也不想再问下去了。老哥久历官场，该怎么做，自有分寸，但你老哥却须把这些细细地拉个单子给我，我才好替你说话。还有云南巡抚岑毓英，他是怎么回事？你老哥也要说得明白一些。老弟自然要回护你。但若老弟把折子递上去后，朝廷不相信，再打发个人下来，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件事，老哥也要在这几天里办一办。丁宝桢的事，老哥大概已经知道了，他盛怒之下斩了安德海，这件事还不知结局怎么样，老哥该给上头上个折子替丁宝桢分辩几句。老哥知道，做我大清国的汉员不易，能做到督抚，更不知有多难。我们汉员之间该帮衬就要帮衬，该回护就得回护。老哥以为怎么样呢？”

吴棠低头想了又想，才道：“有了，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！”

李鸿章忙道：“老哥说的可是丁宝桢的事？”

吴棠道：“大人容禀。罪臣适才想，安德海是宫里头的人，丁稚璜这件事非宫里头有人能在慈禧皇太后身边说上话才行。罪臣认识宫里的一名梳头房太监，此人姓李名莲英，直隶的人都叫他皮硝李。他梳的新髻甚得慈禧皇太后喜欢。罪臣可以打发个人到京师去找他，让他想办法替丁稚璜分辩一下，说不定能管用。”

李鸿章点一下头说道：“老哥说的这个皮硝李，老弟好像也听人说起过，只是不曾谋过面，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人。要不要花上些银子？”

吴棠道：“这都是罪臣的事，不管花多少，罪臣都要去花。罪臣保他丁稚璜平安无事就是了。天不早了，罪臣也该回去了。大人，罪臣明儿还来吗？”

李鸿章想了一下道：“你老哥不要忘了老弟适才讲过的话，等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妥帖了，你老哥再过来吧。记着，不要让门上认出来。天黑路滑，你老哥一路小心些。”

吴棠起身，重又深施一礼，这才推门走出去。



突发群体事件

第二天早饭过后，李鸿章带上一队亲兵，决定去看望一下曾任总理衙门大臣现归籍养病的薛焕、前湘军将领提督衔现亦回籍休养的鲍超、前藩司严树森等人，顺便也浏览一下蜀地乡下的风情。李鸿章认为，不管自己与薛焕以前有多大的过节，薛焕现在已由老虎变成病猫，他都应该主动与之握手言和。李鸿章赶到薛府以后，薛焕果然大受感动，不仅热情款待，而且挽留李鸿章在府里一连住了三天。三天里，薛焕与李鸿章说了许多知心话。

两个月过后，李鸿章认为结案的时候已到，于是挥毫命楮，上折陈述吴棠参案的查办过程及结果。

在折中，李鸿章一共向朝廷汇报了六件事：一、经过访查，吴棠赴任途中，全家上下仅五十余人，更没有向沿途地方官勒索；二、吴棠到任没有收受过各属员礼份子，也就是说没有灰色收入；三、添置水桶不是用来盛银子的，是用来挑水的；四、提督胡中和驻防一军全行撤散纯属胡说八道；五、岑毓英差官入川是来催饷，不是来送礼；六、四川绅士和在籍养病的官员们都说，吴棠是好官，不是贪官，并称颂吴棠善政宜民，可为川省造福。

折子于当日交六百里快骑拜发。

其实，在李鸿章看来，他这么做，也并非故意为吴棠洗脱罪名，实在是因为吴棠所行之事，与昔时安徽巡抚福济比起来，根本就算不了什么。这样的事情也有人要参，显然是对人不对事。何况，用一个吴棠来保丁宝楨，也是件划算的事。

李鸿章设想，一个月后圣旨便能递到，路途如果不耽搁，他完全能赶到武昌过年。但就在这时，四川顺庆府酉阳州，发生了一起团民与教民互相残杀案。

当总督吴棠把消息透露给李鸿章时，李鸿章先是一愣，随后自言自语道：“照此说来，本部堂今年又不能同一家老小过团圆年了！也不知莲儿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没过几天，圣旨果然火速递进总督衙门。圣旨先对李鸿章查办吴棠参案的结果表示满意，随后便让他速赴西阳州，会同崇实、吴棠二人查办此次教案，不得迟误。

李鸿章长叹一口气，着人打点行装，当日便起程赶往西阳州。

在西阳州，李鸿章一住便是四个月，等教案全部办结，时间已是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的三月。

李鸿章起程出川，恨不能一步跨到武昌。

在途中，许铃身笑着对李鸿章说道：“大人，从接到圣旨的那一天起，下官就一直担心，怕您老这趟差事两头不落好。真想不到，会是这么一种结果！上头满意，吴制帅也没得话说，还间接保了丁官保。”

李鸿章笑道：“这件事我心里清楚，满意的是少数，不满意的占多数。吴仲宣这个人，人缘不好啊。”

一个月后，李鸿章一行顺利抵达武昌的总督衙门。

赵莲已于年前为李家添了一位少爷，生产极其顺利，母子俱各平安。李鸿章那颗悬了多时的心，至此才彻底落地。该子取名经述。

李鸿章此次入蜀查案，不仅保住了丁宝桢的前程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收获：他的账上多了笔一万两银子的进项。

此时的大清国，内乱渐绝，百业将兴，通关频繁，洋务倡起，颇有中兴之象。

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丁宝桢等人，也被时人称作中兴名臣，声名远扬。

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五月，经过近一个月的休养，李鸿章决定重新着手筹办制粉钢磨制造局一事。但几乎就在同时，贵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。只几日光景，贵州的部分州、县便被义军占领。

朝廷感于贵州兵力单薄，于是紧急下诏，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衔，率原淮军旧部，驰赴贵州督办云贵军务，云贵两省督、抚、提悉归节制，湖广督篆暂由李瀚章署理。

李鸿章知道事急，只好把湖广的事情放下，把眷属妥为安置，也不等大哥到任，便把督篆先交湖北巡抚护理，带上一应随员匆匆赶往贵州。途中又接一旨，让他勿赴贵州，速改道转赴陕西督办军务。因为在陕西与回民义军作战的湘军悍将刘松山战死，左宗棠的楚军力不能支，

朝廷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征剿计划，决定先向陕甘增军。

李鸿章接到圣旨叫苦不迭，却又不得不硬起头皮飞檄各军赴陕，而他自己则带着随员缓慢前行。

也就是这时，大清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案——天津教案。随着事态的发展，天津教案很快成了大清国上下关注的焦点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

《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，教堂内专设有育婴堂。

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六月，育婴堂收养的婴孩，忽然在几日间相继死去三四十余人，而就在此时，天津偏偏又出现了大规模拐骗幼孩的事件。当地百姓怀疑系教堂所为，这时偏又有人传说，教堂拐骗幼孩实为剜眼剖心作药材之用等语，百姓更加确信无疑。

这一天，百姓捉住拐骗幼孩者王三一人，并当即将其扭送至天津县衙门。经天津县知县刘杰审问，王三承认，其拐骗幼孩行为，确系教堂一名伙夫所指使。消息传出，民情顿时激愤，纷起声讨。

刘杰于是亲押王三前往教堂对证，近万名百姓亦聚集教堂前要求交出凶犯。教堂却大门紧闭，不予理睬。

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闻讯，急带上秘书西蒙，奔赴三口通商大臣衙门，要求崇厚派兵弹压。偏偏崇厚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没有派兵，只打发了几名武弁前往教堂找刘杰了解事情起因。

丰大业见崇厚如此，于是大怒，当即捣毁衙署器物，又拔枪恫吓崇厚，崇厚吓得躲进内室没敢露面。

丰大业无奈，只好离开衙署径奔教堂。在路上，丰大业等人遇刘杰押王三迎面行来。

丰大业马上拔出手枪开了一枪，当即打死刘杰的随从高升。丰大业的秘书西蒙这时也拔出枪来威胁围观百姓。

围观的百姓见状，当时怒不可遏，当场殴毙丰大业、西蒙二人，随后又鸣锣聚众，焚毁法国教堂、育婴堂、法国领事署及英、美教堂等署所，打死英、美、法等七个国籍教士、商人二十余人。



曾国藩面授机缘

天津教案发生后，英、美、法等七国，联衔向清总理衙门提出抗议，并从各国调集大批军舰于天津、烟台一带，法国水师提督伯理甚至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。大清国上下顿时慌作一团。

朝廷十日三旨下到保定，调派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驰赴天津会同崇厚办理此案。曾国藩不敢怠慢，火速赶往天津，到后见大军压境，洋舰云集，担心中法两国开战，希望早了结此案，便严厉处置了闹事者，将其中的十八人充军流放，并赔偿法国四十六万两白银。

曾国藩的举动，不仅遭到国人的声讨，法国人也不领情，在内骂外讨声中，他身心疲惫，旧病复发，不得不向朝廷提出请假养病的要求，请朝廷另调大臣续办此案。

慈禧太后紧急把恭亲王传进宫来商量此事。叔嫂二人经过一番周密的论证，话题渐渐集中到正在陕西督办军务的李鸿章身上。

慈禧太后说：“曾国藩这次替咱们挨了一顿骂，看样子，他在直隶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”

恭亲王感叹道：“太后说得是，曾国藩这几年是累坏了，他是该歇一歇了。”

慈禧太后又道：“直隶非同寻常，地处京师，畿辅要区，干系重大，非一般督抚可比，一定要挑一个可靠又肯任事的人才可以。你看谁行啊？李鸿章怎么样啊？我记得他刚到上海不久，就赶上白齐文闹饷的事。他不仅顶着洋人的压力办了，还办得不错，洋人都挺服他。我看这直督啊，就放他吧。让他接办天津教案，也替曾国藩分担一些毁谤。何况，洋兵云集天津，我们也要有所防范。”

恭亲王答：“太后所言极是，臣下去后就让军机处紧急给李鸿章拟旨，让他带兵北援京津，以防洋人有变。”

慈禧太后想了想道：“湖广总督就放李瀚章吧。人老实厚道，又跟了曾国藩多年，你让军机处拟旨吧。”

恭亲王刚从宫里下来，江宁又递进来一份八百里快骑专折。

慈禧太后看后大惊，忙又着人把恭亲王二次传进来，她把折子递给恭亲王道：“真是怪事，马新贻好好的，怎么就被人给刺死了呢？看样子，这曾国藩还不能歇着，这两江啊，还得他去。这马新贻一案也来得蹊跷，先让张之万到江宁去查办此案。事关总督被刺，不能草率呀！”

派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、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的圣旨，火速由京师递出。李鸿章此时刚刚抵达西安七日，尚未与陕甘总督左宗棠会面。圣旨命李鸿章快速率军起程，不准延误，先行赴津办案。

李鸿章接旨后，长出一口大气，他一面传令随行各营连夜拔寨回援京津，一面奏请调派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津案。

接旨不过两日，李鸿章只给左宗棠留了一封告别函便离开西安，行动极其迅速。赴津途中，李鸿章在给杨礼南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，徒纷纷遇事张皇，事后苟且粉饰，必至失国而后已，可为寒心。”

这一年六月，曾国藩、李鸿章这对师徒，终于在洋舰云集的天津会面了。望着憔悴不堪倒在床上的曾国藩，李鸿章泪如泉涌，双膝跪倒在恩师的床榻前，哽咽着说道：“恩师，门生来晚了，让您老受累了！”

曾国藩伸出颤抖的右手，指着旁边的一把椅子说道：“少荃，你总算来了！你起来坐下，老夫要跟你讲几句话。”

李鸿章忍悲爬起身来，搬过椅子坐在床前，说道：“恩师，您老先歇口气，慢慢说。门生来前，已托雨生在上海请了两名洋医生，估计这几日就能到。”

曾国藩点了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少荃哪，津案事起仓促，至今想来犹在梦中。天津风气刚劲，人多好义，加之地方官与法领事丰大业均处置不当，以致一哄而起，伤及英、美、俄诸国人。列强专讲战争，一言不合，便动刀枪。道光庚子以来，莫不如此。眼下和局来之不易，正可发愤图强，万莫逞一时之勇，妄开衅端。

“你来之前，老夫已奏明圣上，将天津道、府、县各官革职交刑部问罪。法国公使罗淑亚得知情况，已同老夫闹过三次，定要拿道、府、县各官抵命。老夫已断然回绝于他，万难允从。洋人诡譎成性，得寸进尺；遇事专论强弱，不论是非，兵力愈多，挟制愈甚。此次津门诡譎之变，若我国无备，洋势则焰张，若有备，和议或稍议定。少荃哪，你来

之前，老夫已暗调湘军张秋全队九千人，赶赴沧州一带驻防，以防不测。你是否也有兵力布置？讲讲看。”

李鸿章答：“恩师所论极是，也与门生暗合。门生接旨的当日，即令张树声、潘鼎新各营向直隶推进，又令丁日昌率江苏境内湘、淮各路兵勇乘船而来。此非为战，实为让洋人看，希望和议成功。”

曾国藩颌首说道：“少荃，你做得对。你记着，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，以为保民之道；时时设备，以为立国之本。二者不可偏废。”

李鸿章道：“恩师说的是，门生下去后，就去会那些洋人，恩师只管在此安心养病，门生随时过来禀报进展。”

曾国藩笑道：“少荃，见到你来，老夫亦心安了。老夫虽病，但交接印绶尚能支持。你手无直隶督篆，办起事来难免不顺，也让洋人生疑。何况，两江督篆虚悬，马毅山一案也要尽快查明，老夫还是到金陵养病为好。”

李鸿章忙道：“恩师容禀，门生以为，朝廷已着江宁将军魁玉暂护督篆，马毅山一案，又着刑部尚书张之万驰赴江宁查办。恩师就算缓两个月赴任也不为迟！何况，丁日昌带着两名洋医正向这里赶来。”

曾国藩道：“少荃哪，你与老夫相处日久，老夫心中所想你该知道。老夫急欲离津，为的就是能让你放开手脚办理此案。你久与洋人打交道，深谙交涉之理。何况，湘军自被裁遣以后，你所部淮军已成我大清劲旅。洋人与你交涉，必心存惧畏，当不致索求无限，和议可成焉。老夫到金陵养病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李鸿章含泪说道：“恩师如此说，门生不敢违拗，门生只是担心您老的身子骨啊！”

曾国藩果断地说道：“少荃，你安排一下，我们午后就交印吧。”午饭过后，稍事歇息，曾国藩便与李鸿章在总督行辕举行了交接仪式。

法国公使罗淑亚同着英国公使威妥玛、俄国公使布策、美国公使卫廉士，气势汹汹地来到总督行辕，三次要求与曾国藩会面，均遭门外亲兵拦阻。

威妥玛等人又嗷嗷叫着去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论理，却被告知，崇大人已于前一日进京到总理衙门去禀告案情，曾中堂与刚到任的直隶李爵相正在行辕办交接。

罗淑亚等人于是恍然大悟。

英国公使威妥玛顿足道：“怪不得这几天京津一带增兵无数，原来是李鸿章来了！李鸿章的淮军可不大好惹。李鸿章来直隶任总督，我们的事情可要有些棘手。这个人可是有胆子的。”

其他人默然无语，快快散去，决定明天再向李鸿章交涉。

交印完毕，曾国藩仿佛肩头卸下一个大包袱，精神顿见好转。

他一面着人作速打点行装，一面把李鸿章召进密室，说道：“少荃哪，直隶虽只十府、十二州、一百余县，但却事简而位重，靠近畿辅，有拱卫京师之责，非其他督抚所能及，是各地督抚的首领。朝廷放你来这里，一是看好了你所部淮军，二是看好了你这个人。你正可借机一展身手，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办几件事情，使外洋惧我国力，不敢言战。

“老夫垂垂老矣，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已经办不了几件事。今年你在此话别，明年此时老夫或已作古。更多的话，老夫也不去说它了，总归不过半由人力半由天意罢了。”

李鸿章听后心酸不已，小声说道：“恩师的话，门生已一一记在心里。但有一句话，门生却一直想问您老，雨生曾向您老说过的选幼童留洋的事，究竟可行不可行呢？”

曾国藩道：“这件事，老夫并没有忘掉，也曾向卫廉士、威妥玛等人提起过，大致可行，但眼下不宜提起。待津案了结后，老夫一定寻机起奏，不过须你我联合起奏才有效力。”

曾国藩当日即起程离开天津，李鸿章亲自送到城门外方洒泪相别。

就在曾国藩离开天津的当日，法国与普鲁士王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，史称普法战争。法国政府穷于应付，连夜将停泊在天津、烟台一带的部分军舰，悄悄调回国内。

大清国总理衙门信息闭塞，对法国的事情并不知晓，李鸿章自然更无从知道。他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拟定的方案，终结此案。